

第一八七〇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纪念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21

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续)

1. 主席：请尼泊尔外交和宫廷事务大臣，尊敬的真亨德拉·巴哈杜尔·拉杰班达里阁下发言。

2. 拉杰班达里先生：我谨转达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对大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表示祝贺与衷心祝愿，并祝会议圆满成功。

3.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当选为大会主席表示尼泊尔代表团的热烈祝贺。我们是把你当作给联合国输送了第一任秘书长的国家的代表来尊重的，同时也是把你作为亲自大力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宪章的学者、外交家来尊重的。在这次纪念会议上，大会再也选不出一个比你更合格的主席了。

4. 我也想向吴丹秘书长表示我们的敬意。他一贯寻求世界和平和献身于联合国原则和宗旨的精神，一直是我国政府受到鼓舞的不竭源泉。

5. 五周以前，马亨德拉国王陛下在卢萨卡^①作了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发言，阐明了我国对各种国际问题的政策，并呼吁增进各国之间的以谅解与合作精神为基础的正常关系。我们认为，这个关于世界和平、

*第一八六五次会议至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第一八七二次会议至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以及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至第一八八三次会议，均有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的发言。

①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赞比亚卢萨卡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安全、发展和合作的卢萨卡宣言对联合国所支持的事业是一个贡献。

6. 照我们尼泊尔人看来，联合国总的宗旨是人类的生存。二十五年来，人类避免了一场核毁灭的致命灾难。但是还一直存在着夺去人类生命的冲突和战争。国家之间的对抗、猜疑和仇恨经常出现在国际关系范围内，引起世界上的动荡和不安。许多新老争端一直妨碍着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友好关系的发展。

7. 但是，如果各国本身有起码的谅解和彼此协调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不可克服的局面，也不可能有解决不了的争端或问题。

8. 最近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②就意义和深远影响而言，这一事件远远超过了这一年内发生的其他事件。苏联和德国两国领导人所表现的有远见、有胆略和富于想象力的政治家风度，为欧洲的持久缓和铺平了道路。

9. 我国代表团希望，该条约将带来的欧洲局势的改善，会日益反映到整个的东西方关系上来，特别是会反映到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一条约会成为联合国与分裂国家之间建立更平等关系的前奏。

10. 另一个重大发展是关系到中东这个二十年来没有见过片刻真正和平的地区。中东的确是联合国的一个问题，一九四八年以来就是如此。美国最近的和平倡议终于重新确定了在特定时间内停火，恢复并重新发挥了联合国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一和平倡议已使双方坐在一起进行谈判了。

11. 尽管发生了相当多的违反停火的袭击和反击，约旦的骚动和暴乱以及纳赛尔总统的不幸早

②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签订于莫斯科。

逝——这一切给局势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然而，这些和平建议的价值并没有减少。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有关各方表示愿意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还表示，如有必要，同意延长停火以便促进谈判。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安理会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为谈判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搭下了架子。

12. 虽然这些进展使我们乐观，但是越南持续的战争局势仍使我们感到极度不安。巴黎和平谈判还没有显示出有任何进展的迹象，可是我们希望双方最近提出的具体建议会为谈判提供较好的参照方案。

13. 我们极端失望地看到越南战火蔓延到了柬埔寨国土上。我们很难理解为军事干涉辩护的那些论点。柬埔寨事件再一次证明了，在强权政治下小国易受伤害，也不安全。小国的命运取决于较强大的国家之间对抗着的利害关系。一个国家有权和平生活并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宪章固有的基本原则之一。

14. 当我们考虑到维护和加强联合国时，我们在座的都认识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知道，没有这个大国参加，联合国就不能成为一个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强大、有意义和具有普遍性的组织。

15. 这种共同的感觉正日益反映在许多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中。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例子。法国和联合王国外交部长在上个月〔第一八四二次和第一八四八次会议〕的政策讲话中，认为他们对一九四五年的希望最感失望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联合国，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16. 上月，六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者联名发表了一份极其激动人心的和平与裁军的呼吁书。尼泊尔认为，裁减军备和销毁武器是争取持久和平的唯一真正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安宁。有人正在为安全而搞军备竞赛，但历史的教训只能是武器越多就越不安全。美国和苏联之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喜地表明这些大国认识到进一步改进它们的武器系统将不再改变现存的恐怖平衡。这两个大国是实现真正裁军的关键。在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和裁军十年的前夕，它们能够同意立即暂停发展和部署

新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核武器系统，这是朝着全面彻底裁军迈出必要的第一步。

17. 今年，联合国将庆祝具有历史意义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十周年。的确，联合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鼓舞人心的。就在几天前，大会高兴地接纳了前殖民地领土斐济为联合国的最新会员国。

18. 然而，在南部非洲，最危急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联合国的努力和人民为争取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运动遭到了殖民主义政权及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抵抗和疯狂镇压。秘书长在谈到南部非洲目前局势时称它为一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这种局势实际上比表面的更为严重。秘书长发出的警告决不可等闲视之。这种局势明显地要求联合国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世界上大多数有办法有能力影响南部非洲事态发展的主要军事和工业大国，至今还没有下决心积极主动地支持联合国为缓和这种危险局势所作的努力。是它们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了，因为种族战争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19. 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最后一年是发展中国家盛衰交集的一年。尽管各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普遍令人满意的增长率，但外援提供量的不确定，加重了这些国家制订经济发展计划的困难。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们规定了一个总增长率的指标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发展战略范围内国际合作方面的大致指标。可是，我们坚决认为，如果没有和总增长指标相一致的其他有关定量指标，特别是在贸易和援助的定量指标方面作出可靠保证，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指标几乎是不能实现的。

20. 当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进入市场的问题时，它们当中的内陆国家另外还面临着一个行使它们自由出入海洋权利的问题。在这个地区，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认为现存的国际协定和惯例应作为内陆国家和它们要过境的邻国之间达成双边协议的基础。

21.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我们不安全和受挫折的心情胜过了完全满意的感受。在这二十五年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造福于人类的无限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目前威胁我们的

各种巨大的破坏力量。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不但没有对联合国失去兴趣和信心,反而不得不以空前未有的决心去为掌握这些力量并利用它们造福于全人类而工作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不管联合国有多少缺点,我们认为我们的前途在于维护和加强宪章所确立的制度。

22. 这个信念是我们国家政策的基石。正如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在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发言中所说:

“我国是怀着对联合国宪章及其组织的同样信任,怀着对其理想及其实际效用的同样信任来到联合国的。……联合国对我们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因为它首先给我们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集体安全感;其次它提供了我国发展所非常必需的和平气氛……我们是带着百分之百的信任来到联合国的。”〔第一五九五次会议,第4段。〕

23. 这次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和平、正义和进步”。这个主题非常明显地强调了联合国的全部原则和宗旨以及当今人类的最大希望。

24. 在从事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根据乡村行政委员会制度发展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特别注意以符合正义概念并确保全国人民完全做到社会和谐的方式来加速前进的步伐。旧标准和旧观念是否适当,在人民的态度和愿望面前,不断经受着检验。

25. 我们在此聚集一堂,为的是再次献身于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我们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制定政策时都使之充分灵活以适应发展着的形势,并使之十分敏锐以满足各国人民不断变化的要求和愿望,那末,我们这次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就会更有意义。

26. **主席:** 现在请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特使、外交和统一事务部副部长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先生阁下发言。

27. **基希亚先生:** 我谨代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庆祝活动表示非常满意。

28. 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总理穆阿迈尔·卡扎菲兄弟很想参加这次纪念会议,但是他因有

约会,不能参加,于是使我有幸作为他的特使,代表他出席。

29.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口号是“和平、正义和进步”——这是联合国工作的三条指导原则。然而,人们极其失望地注意到很多决定既没有以这些崇高的原则为指导,也没有根据它们来制定。反之,许多国家却反对根据这些原则所制定的措施,特别是当这些措施正好与它们本国利益相矛盾的时候。而且,我们还目睹大国利用联合国以达到加强它们支配弱国目的。

30. 我们呼吁和平。可是和平必须以正义为基础。因为正义是建立真正和平的首要条件,是实现进步和繁荣的必要因素。

31.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愿意重申它的信念:联合国是我们当代世界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它的任务是维护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支持各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争取人类进步和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尽管联合国有很多缺点,我们不能否认它在过去二十五年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32. 我的祖国利比亚是第一个通过联合国获得独立的国家。利比亚通过联合国获得独立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利比亚的独立是战后非殖民化进程的开始,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33. 正是由于我们利比亚人民经历了殖民主义的痛苦,坚定不移地相信必须铲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我们才始终不渝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支持被剥夺了合法权利的各国人民的事业。同样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要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友谊。

34. 我们认为,联合国所以未能解决很多国际问题,根本上是由于宪章某些条款的缺陷以及这样的事实,即大国企图在联合国范围之外去谋求解决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紧密相关的某些极为微妙的问题,这些大国甚至还企图通过联合国把它们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国际社会。

35. 依我们的浅见,这是削弱联合国的一个最

重要的因素。许多国家终于把联合国看作某些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国手中的工具，终于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玩弄雄辩术的论坛和互相指责与攻击的讲台而已。

36. 大国之间在常规和原子军备方面的疯狂竞赛以及为此目的所拨出的巨额资金，逐渐增加了小国对这场可能燃起战火并毁灭世界的军备竞赛所隐含动机的恐惧。当我们目睹企图扩大势力范围并向弱国发号施令的各国以及各集团之间的这场竞争时，又怎么可能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呢？

37. 军备竞赛问题及其对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使得我们要谈一谈这方面的实例：即某些国家在发表对小国包藏祸心的各种声明的同时，采取军事行动来炫耀武力，进行隐蔽的威胁。最近在地中海进行的伴以威胁性声明的舰队调动就是一个例子。所有这些必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引起小国对大国的动机失去信任。在这一点上，我们重申我们的要求：长期以来就是多种文明摇篮的地中海流域，既不应被任何大国糟蹋，也不应成为它们权力角逐的场所或扩张势力范围的战场。

3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形势已发展到联合国宪章最初起草人所不能预料的程度。国际关系已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因此，联合国已成为加强和发展这些关系的重要论坛，以及使各国有机会在一起互相交换意见并熟悉它们各自问题的场所。此外，联合国是作出决议并建立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必要制度的工具。然而，宪章的某些条款已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而变成阻碍加强国际合作和实现联合国原则与宗旨的绊脚石了。这次纪念性庆祝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审议这些条款使之适应今天世界新现实的要求的极为宝贵的机会。

39. 的确，使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我们能看到自从联合国建立以来，很多国家加入了这个组织。这表明了人们对这个庄严机构的信任，表明了他们相信联合国仍然是国际社会可以用来加强关系，促进相互合作与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唯一可能的工具。

40. 我借此机会表达我看到斐济这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喜悦心情。我们深信斐济加入联合国必将支持并促进宪章原则的实现。

41. 关于这一点，我们深切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中间仍未占有其合法地位。这个伟大的国家长期处于联合国大门之外应当被看作是对任何有意义的合作的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重新获得它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以恢复其合法权利，联合国的普遍性就不能实现，有效性就不能提高。

42. 我们所目睹的世界大事以及某些国家漠视联合国原则和决议的情况，使我们有责任通过惩罚侵略者、禁止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谴责用武力夺取领土、阻止侵略者的行径得逞来扭转这些反常的局面。不幸的是，这些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本来应当由联合国来采取的措施既没有得到采纳也没有付诸实现。罪恶势力和侵略势力仍在继续其卑鄙的进军。正是这些势力打着捍卫自由和正义的旗号给印度支那、非洲和巴勒斯坦带来死亡和毁灭，这些地方的英雄人民正在为独立和自决权而英勇斗争。

43. 巴勒斯坦人民已成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及某些大国利益的牺牲品。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然而世界良心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巴勒斯坦的悲剧。

44. 巴勒斯坦问题是过去二十三年中联合国每届会议都要提出的突出问题之一。但至今还未找到一个以联合国原则为依据的、合理而长远的解决办法。犹太复国主义想方设法将其扩张主义目的强加给国际社会，推行造成既成事实的方针，从而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以色列两次都几乎把世界推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45. 联合国已作出决议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或得到相应的赔偿。为执行这些决议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落了空。以色列为达到其扩张主义的目的，以有计划的侵略战争狂妄地阻止了这一切努力的实现。

46. 事实上，以色列面临着一种选择：是接受联合国的决议，放弃其扩张妄想，从而让该地区实现公正与持久和平，还是继续其侵略和扩张政策。第一种选择意味着允许当地居民返回家园，这样就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和睦相处的新社会。第二种选择意味着战争、苦难和侵略，还意味着扩张。为了满足其贪得无厌的征伐野心，以色列选择

了后者。它采取了震惊世界的种种罪恶行径：摧毁了该地区一个会员国的民航飞机，炮击民用设施，杀害在校的无辜儿童和未卷入战争的工厂工人来扩大战争范围；摧毁灌溉发展工程；掠夺和平村庄和农场；用凝固汽油弹杀害居民；使占领地区殖民化；强行集体惩罚并焚烧圣庙。

47. 联合国既已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它最好全力支持巴勒斯坦自由战士所提出的现实的解决办法：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和睦相处的民主、政教分离国家，在那里人人都能享受公正与持久和平。

48.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其宗旨之一就是使全人类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促进充分就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谋求对国际经济、社会和保健问题的共同解决办法。联合国还承担着促进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国际合作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些崇高的目标，我们保证分别地和集体地履行我们的义务并与联合国合作。

49. 正是根据这些目标，联合国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定为第一个发展十年，并立誓为逐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加紧努力。

50. 如果我们估价一下那些努力的结果，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结果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仍目睹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受不发达之苦的景况——这是由于长期的殖民化所造成的——尽管它们正在为提高它们社会的水平作出极大的努力。

51. 第一个发展十年中得出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值得注意的事情。例如，可以说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多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障碍，但多边的发展合作是可行的并合乎需要的。

52. 在我们即将通过国际发展战略的时候，为了建立一个享有繁荣和安全福利的社会，我们希望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其消极影响，并进行紧密合作以实现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各项目标。

53. 第二个发展十年战略的成功将首先取决于有国家的诚意。一旦缺乏这种诚意，整个人类就要受损失。

54.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国际和平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也有一种本质的关系。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在开辟由于科学的发展而使之可用的新天地的过程中，在保护环境的共同合作中，在防止人口爆炸和增加粮食生产以及在根除饥、疾病和贫困的过程中同伙伴的合作。

55. 一年多以前，利比亚的九·一革命，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那样，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从利比亚国土上消除外国军事基地不过是我们相信这一政策的一个例证。这一政策促使我们去赢得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友谊，激励我们奉行盟政策并呼吁联合国会员国互相尊重。

56. 我想重申，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人民热爱和平，需要和平并渴望建立一个和平赐福的世界，摆脱了一切恐惧和忧虑的世界。抵抗了最残酷的主义并懂得了外国占领和种族歧视含义的利比亚民，把同所有与罪恶和暴虐势力作斗争的人民团结采取行动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

57. 当我们在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讨论国的工作，重新评价它的作用和效能时，我们看一看被委派到这个国际组织的会员国代表和常团代表的地位问题和安全问题是适宜的。我们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五条，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领土内”——特别是在东道国的领土内——“应享受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会员国的代表同样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及豁免……”。把安全作为享受这些特权和豁免条件是合法的，也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认为，使被委派到联合国总部的代表能够履行他们托付的职责，东道国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障代表和常驻使团的安全，并保证其工作人员的安全。我们遗憾地看到一些常驻纽约的使团成了多次威胁打击的对象。他们收到恐吓信件和电话，他们挨炸弹就放在他们的住房里。他们受到占领了他们室的成群人的侵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主任是一个会员国使团的成员——年之内就遭到三次袭击。这些袭击使人身受到物质受到损失。代表们还深受歧视之苦。在总部组织过对会员国的敌意示威，示威者闯入总部的

并撕下一些会员国的国旗。最后，在这种被警察和保安人员包围起来的堡垒环境中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实在是令人伤心。

58. 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这是一种有组织的、一再发生的和不断升级的恐怖行为，是直接针对联合国的有害的威胁。

59. 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攻击东道国，相反，我对整个伟大的美国民族的慷慨和它为促进和支持这个国际组织所作的贡献表示敬意。我国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深信联合国大会不能再在这种反常情况面前保持沉默；我们也是以阿拉伯集团本月份主席的身分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集团已成为各种袭击和威胁的主要对象。

60. 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仅我们很多代表团，就连联合国本身在纽约城也碰到了极大的困难。我提醒大家注意在纽约城弥漫着的敌对气氛，纽约是国际财政金融的堡垒以及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中心，在这里是在一家主要报纸的垄断下传播消息的。这家报纸对我们在这个国际组织中所捍卫的事业并不总是友好的，而这里的大众宣传工具又完全掌握在一些阴暗而可疑的势力手中。在这样一个不健康和 unfriendly 的环境中工作，对许多代表团来说实在是极不愉快的。

6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步骤。首先，为了获得保证在纽约的常驻使团和会员国代表的安全与安宁以及保护其办公室和家属的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我们请求秘书长与东道国当局取得联系，并在这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根本措施。其次，我们可以考虑长期和永久解决关于把联合国总部设在该城的可能性。最终我们可能发现：联合国总部设错了地方，如果联合国组织的成员被纽约市民视为不受欢迎的客人，那就是另找地方，离开此地的时候了。

62. 最后，我想说，在联合国宪章签订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今天，联合国正站在十字路口上。它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重犯它过去的错误，进一步削弱自己——这意味着联合国垮台的开始和迫使人类前途完全毁灭；要么，真诚努力让所有会员国去革新

联合国，改造它，加强它，并使它能有效地处理人类的共同问题。尽管世界各国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有差异，但加强联合国，使它能为当今一代和未来的世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发挥其作用，这对世界各国都是有益的。

63. 最后，在离开讲台之前，我谨向所有在联合国和一直在联合国全力为和平事业工作的人们表示敬意，特别是向尊敬的秘书长吴丹阁下以及在这里及全世界继续献身于联合国事业的秘书处所有成员表示敬意。

64. **主席：**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特使、外交和合作部副部长埃瓦里斯特·洛利基先生阁下发言。

65. **洛利基先生：**主席先生，我荣幸而愉快地以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特使和出席这次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向你表示刚果人民、刚果总统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中将以及刚果党和政府的热烈祝贺。过去总没有这样好的机会选出一位象你这样具有经验和才能的人担任大会主席。的确，只有象你这样一位对联合国及其宪章有着强烈信念的人才能在这寻求真理的时刻领导我们共同努力进行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的检查和回顾。

66. 这次会议是在斐济获得独立这一可喜时刻开始的。我们为战胜殖民主义这一胜利而欢呼，并衷心祝愿斐济人民幸福和兴旺。

67. 可是，为什么非殖民化只到斐济就止步了呢？为什么在宪章被采纳二十五年的今天，非殖民化还不包括那些仍然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所有地区呢？为什么载入联合国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中的宣言通过十年后的今天，罗得西亚、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人民的自决权还被剥夺呢？虽然宪章载有务必使和平得到维护的迫切义务，为什么我们还听任和平继续在南部非洲受到威胁呢？

68. 为什么当越南人民的呐喊、恸哭和哀叹这样大声地在我们耳边回响的时候，而在我们联合国内却得不到什么反应？

69. 将近二十年来，中东人民一直要求联合国帮

助他们和平与和睦相处，为什么联合国对这些呼吁始终无力作出果断的答复？

70. 当发展中国家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援助以保证它们人民的良好社会发展而感到如此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联合国没有财源，与此同时，却把无数财源花在军备上？

71. 为什么联合国这么无能？为什么联合国这样衰弱？是宪章的原则和目标不再适应我们世界的新发展了吗？是联合国这个工具已经不能达到宪章所指定的目标了吗？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会员国对宪章规定可供它们使用的这个工具失去了信任吗？

72. 我国政府同其他政府都认为，宪章仍然是当代世界上最好的一本圣经。宪章中包含的原则和宪章所规定的目标今天依然象二十五年前那样有效，依然符合世界人民的基本需要，符合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愿望。

73. 现在，国际社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和平与安宁。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谴责战争和要求各国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切地希望各国之间的关系和会员国之间的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合作。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迫切需要保证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良好社会进步，并保证他们充分享有宪章所确认的基本权利。

74.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发言人都一致公认，构成本届大会主题的和平、正义和进步，现在一如既往，象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那样，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既然如此，难道联合国这个工具就不适用了吗？

75. 有的人认为，是联合国的组织机构不再适应当前世界的发展形势，特别不适应表现当前世界特点的均势局面。还有人认为，联合国已变得如此笨重，以致不能保证它的正常活动和日常经济管理。

76. 关于如何更好地平衡责任和有计划地安排活动，到处都提出了改进意见。但是，并没有人建议废除联合国或者以别的工具取而代之。相反，我们都认为，尽管联合国还有缺点，它仍然是各国可用来维

护世界和平的最好工具。即使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存在着不足之处，即使均势不再是一九四五年那样，这些机构仍然是最符合今天的基本政治现实的。因我们再次认定目前联合国仍然是国际社会用来实现宪章的目标的最好工具。

77. 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能履行其对国际社会的基本职责，会员国应负完全责任。因为历史无疑地表明，一些国家离开宪章的目标越来越远，它们拒不采纳联合国的建议，它们的态度，损害了联合国实现宪章目标的能力。

78. 二十多年来，越南事件表明了明目张胆地武力侵犯了越南人民的自决权。虽然战争猖獗无阻，类的生命每天都在牺牲，国际舆论纷纷表示反对，年奋起反抗，可是联合国却保持沉默，仅仅象电报一样，简单地录下与日俱增的死亡数字。越南人民犯了什么罪？他们只不过是犯了曾经希望而现在希望保持其民族的同一性的罪过。为什么联合国不发？为什么安全理事会一直不能根据宪章寻求越南问题的方法？这是因为有些会员国，而且为数不少，与宪章的原则背道而驰。

79. 在南部非洲，联合王国拒不履行它对南西亚黑人多数的义务，背弃关于给黑人数多数自决的契约和许诺，并让他们听任这块领土上贪得无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摆布。南非一心要吞并纳米比亚并妄图把它那卑鄙无耻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这家。葡萄牙不顾民族自决权的最基本原则，继续的统治桎梏强加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人民身上。

80. 联合国做了些什么呢？就罗得西亚而言，一个最有资格反对破坏宪章行为的机构，却甘愿驯服追随联合王国为平息叛乱而提出的软弱措施，象任何有诚意的人早就可以预见到，在采取同样措施环境里，这些措施是不会有有什么决定性的效果的。

81. 安全理事会感到它本身今天无力接受撮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傲慢挑战。对于叛乱者来说，一切的唯一语言是武力，它显然使那些负责维持的假温和主义者感到不愉快。然而，在别的地方而且是在不久以前，他们却非常乐意发起所谓的

行动去镇压解放运动。这是多大的讽刺！又是多么怯懦！不幸的是黑人的命运被看得一钱不值。由于他们被剥夺了自由，他们的命运就是在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者侵占和统治的桎梏下呻吟。

82. 至于纳米比亚和在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情况更加糟糕。大家认为南非犯了违反委任统治义务罪，它公然吞并联合国负责管辖的领土。安全理事会几乎毫无反应地忍受这一记耳光的侮辱。几年来，尽管葡萄牙经济薄弱，它还是成功地继续为一场极其繁重的战争作出了努力。

83. 不幸的是，那两个政府得到明显的军事外援。事实是一些有势力的会员国蓄意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继续向南非和葡萄牙运送武器。

84. 人们认为非洲上了这种论调的当，即认为用于外部防御的武器是有别于用作内部防御的武器的。然而，越南每天提供了证据，证明这种区别是空洞的，自相矛盾的。

85. 的确，曾被纳粹主义所征服并在纳粹枷锁下受过折磨的那些欧洲国家，把自身得救仅仅归功于前来援助它们的美国军队的干预的那些欧洲国家，今天怎么能帮助强化那些对其他民族采用同样种族主义哲学的政权呢？

86.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宪章和联合国的地位吗？我对此表示怀疑。难怪今天出现一种试图在联合国之外解决世界问题的趋势。

87. 事实的真相是——因为寻求真理的时刻已经到来——正是作为国际和平主要维护者的那些国家，通过和那些违反宪章的国家合作并对联合国的敌人进行援助，正在为严重削弱联合国采取行动的权力而卖力。那些国家的责任是保证对国际社会利益的普遍尊重。但不幸的是，它们利用联合国宪章赋予它们的权力去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名望的追求而增进自己的利益。

88. 有些国家被指责为不现实，因为它们向联合国提出了穷其祸根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国家则认为它们用仅能缓和危机而不解决危机的权宜之计就已经履行了它们对和平的义务。

89. 有些国家，而且为数不少，由于技术对它们有利，军事力量对它们微笑，它们就胆敢任意篡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顾各国人民的基本愿望。有朝一日，它们会大吃一惊，突然发现自己濒临深渊。

90. 战争结束时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构成了一种危险。联合国宪章的发起人曾试图建议以裁军来防止这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武力将不再听从法律，而要变成法律。这些宪章发起人多么正确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失败构成了武装冲突的基本原因。这些冲突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威胁着和平，使许多国家贫困，并使它们越来越没有能力帮助联合国进行工作。

91. 每年仅有七十亿美元用于财政援助，而军备费用却高达一千四百亿美元，这难道不奇怪吗？联合国竟然决定不把它的活动计划，特别是和平与发展的活动计划扩充到只要那些正把巨大金额花费在军备上的会员国作一点额外的财政牺牲就很容易超过的那个限度之外，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92. 和平是世界性的，并且是不可分割的。是我们该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和平不只是武器的沉默，而且是一种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和睦的永恒保证，也是各国不仅在宣言中，尤其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不断献身。

93. 联合国通过的宣言确实为数不少，过几天还有机会再庄严地通过好几个。这些宣言非常令人钦佩地表达了会员国按照宣言所包含的原则去办事的意图。但是如果不用具体行动来加以贯彻的话，这些宣言就毫无意义。如果联合国要实现其宪章中所规定的目标，它就需要动力和资源。我们只有凭积极的行动才能再次给联合国以这种动力和资源。

94. 我们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信任联合国的。我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是一个活的证据，证明联合国一旦得到了适当的财力就能做些什么。我们要为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取得的成绩而对它表示感谢，并借此机会对那些为了和平在我国牺牲了生命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悼念。他们的牺牲不是徒然的，刚果人民对此表示无限的感激。刚果人民认为不能严格尊重联合国宪章就不能更好地尊重那些牺牲了的人在世时所捍卫的原则。

95. 我国已实际体现出了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虽然一九六五年我国和邻邦发生过争执,但由于蒙博托总统的远见,现在我国和邻邦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最近,确切地说今年六月,在两国首脑达成和解之后,刚果河两岸的两国人民热烈地庆祝了他们之间的重新团结。

96. 此外,就在今年八月,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应尼克松总统的邀请旅游了美利坚合众国之后,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清楚地说明了我国刚果人的国际合作原则并没有把任何政治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

97. 真正的民族主义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口号。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合作都必须符合尊重我们的民族利益,首先是尊重我们的主权和独立。对任何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对任何不破坏我们民族独立,尊重我们社会制度和干涉我们内政的政府,不管在联合国或在其他地方,我国政府都乐意向它们打开友好合作的大门。但那些拒绝尊重我们的独立或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从事颠覆活动的国家,不管是在联合国或在别的地方,都是得不到我国的任何支持的。这就是我们打算怎样去具体实现联合国宪章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原则的。

98. 主席先生,这段时间的集体总结恰好不仅是在你的主持下而且也是在我们杰出的秘书长吴丹的管理下进行,真是幸运之至。秘书长的热忱、勇气、远见、履行繁重职责的毅力特别值得我们大家提一提。他始终是我们的指导者。他每年就联合国所面临的危险以及世界和平所面临的威胁告诫会员国,提醒每个会员国必须重新严格尊重宪章原则,并提醒它们有给联合国以适当财源使之能够履行其维护和平职责的迫切义务。我们谨向他及其秘书处的同事致以真诚的祝贺,祝贺他们对联合国的有益工作给予了非常宝贵的支持。

99. 有一句格言,自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改用以来,已在刚果人民中广泛流传。这句格言是:“有行动才有进展。”

100. 在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建议鼓励国际社会拿出行动,因为只有基于恢复对联合国

及其宪章的信任的行动,才能坚定地把人类引向和平、正义和进步的道路。

101. 主席:现在开始答辩。各国政府都可要求答辩。不过我想借此机会提醒那些参加这个特别问题辩论和答辩的代表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请求在纪念会议后的那一周讨论中东问题,以便到时所有代表团都有充分时间和机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102. 现在请第一个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103.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今天上午,我和我的代表团十分注意但又相当遗憾地听取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这位外长是该国的一位能言善辩的发言人。我们极其慎重地考虑了他愿意向我们和本大会所说的一切。可是,我们认为今天上午他说话的内容和口气,都无助于那个不但是我们的而且我们希望也能成为他的目标,即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自从大约三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以来,我们的确一直坚信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全面地执行这一决议,而执行这一决议的最好也许确是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悄悄外交和耐心谈判。

104. 我认为今天上午这位外长讲话的特点大有助于证实我们的看法,即公开的辩论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确,那必然会加剧紧张局势,激怒情绪,甚至在我们和我们的共同目标之间造成更大的障碍。

105. 我想许多代表团不见得会接受这位外长的这一论点,即认为美国故意暗中破坏它自己今年六月的倡议。本代表团认为公开地辩论谁违反了某些协定的哪些条款和何时违反,都不见得有助于达到我们大家所应该寻求的目标,即恢复雅林先生主持下的和谈。遗憾的是今天上午这位外长开始发动了这场辩论。当这个地区的事件使得雅林先生的使命中断的时候,我们当然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感到惊愕。

106. 我要强调指出:由于今年夏天一段时间频繁的悄悄外交活动的结果,美国能够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以色列一起制订出一个协议。根据协议,三方都明确地、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全面执行安

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其中包括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以色列答应撤出在一九六七年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这是三方第一次作出这样的保证。

107. 为了达成执行第 242(1967)号决议细节的协定,三国政府同意指派代表参加由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先生主持的磋商。三国政府同意在雅林先生主持下,在适当考虑到各方关于程序问题的优先选择和各方之间以前的经验的情况下,按照他可能提出的程序,在他可能提出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磋商。

108. 这些都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寻求的目标。它们不仅受到三国政府的热烈欢迎,更重要的是受到有关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事实上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构成这一基础的各项协议,包括那些有关就地停火的协议,都清楚地写在纸上,并为所有的有关国家自愿接受。我给大家念一念三方同意的就地停火协定中主要的一段:

“双方都不得改变从停火线向东、西各延伸五十公里的地区的军事现状。双方都不得向这些地区引进或在那里构筑任何新的军事设施。这些地区内的活动将限于维持在目前的基地和阵地的现有设施以及轮换和供应目前在这些地区内的部队。”

109. 不幸,这个保证几乎立刻被破坏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新的导弹基地已构筑起来了,并且部署了更多的导弹。萨姆-2 式和萨姆-3 式导弹移到了更加靠近苏伊士运河的五十公里的停火区内。不可避免的信任危机可以理解地但又是令人遗憾地发生了,造成了雅林大使所主持的会谈的中断。

110.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在为创造一种使谈判得以恢复,使破坏停火的危险得以避免的局势作出一切努力。中东过去的经验证明,取得进展的唯一希望在于悄悄外交,而不在于刺耳的、引起争论的声明。这些声明的结果是,那些被卷入的人往往使自己陷入僵局,进退维谷,难以和解。我们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会明白,跟我们一起干是明智的。

111. 美国始终坚信,在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上,并在各方按照这个决议的原则和条款达成可接受的和平解决的协定的基础上,中东冲突的双方之间一定能够取得和平。

112. **主席:** 现在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11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 我不想回答利比亚代表的发言。他到这里来是要建议联合国接受这样一种主意的,即用开除它的一个会员国,并否认其人民独立的权利的办法来纪念它成立二十五周年。实在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竟然不得不听取这种违反国际法和道德的谬论。毕竟整个世界都注视着我们。

114.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各国使节在这里聚集一堂,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一个致力于和平、正义和进步的周年纪念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长竟然利用这个机会给大会带来充满敌意、谩骂和拒绝给以色列人民以公道的信息,一个预示着中东的继续冲突和不幸的信息。

115. 这也许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二十多年来,埃及一直对以色列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威胁它的主权,使它的人民流血牺牲,发誓要完全摧毁它。

116. 最近几周,埃及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使国际气氛暗淡起来,动摇了中东走向和平的前景,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117. 埃及和苏联狼狈为奸,蓄意破坏而且继续破坏就地停火协定,沿着停火线制造新的军事威胁。它们完全知道,这样一来就会破坏美国的和平倡议和雅林大使主持的会谈。

118. 当整个世界怀着忧虑的心情看到这个协定遭到公然破坏,看到通过摄影而清楚地记录下来导弹向前移动时,当人们读到关于把武器运入停火区的现场新闻报道时,起初埃及抵赖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埃及知道这种抵赖必将进一步损害它自己的信誉。

119. 后来,埃及由于完全无视这个协定,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抵赖,它的外长在十月六日宣布,一枚导弹也不运出停火区。两天前,埃及对谋求和平的努力的攻击已达极点,终于要求大会就中东问题恢复激烈的公开论战。同它最近几周所采取的其他行动的情

况一样，埃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它完全明白这会使恢复雅林大使主持下的会谈和继续寻求冲突双方之间的谅解与一致变得更加困难。

120. 埃及仅仅在口头上表示对雅林先生主持的会谈感兴趣，这掩盖不了它一次又一次地打击这次使命的反复行动的严重性。如果开罗真的想看到在秘书长特别代表主持的磋商中在实现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它就不会违反停火协定，它就不会拒绝改正违反停火协定的行为，也不会决定通过在大会上搞拉锯战，搞无益的宣传论战和要求作出对和谈敲丧钟的新决议来取代和平倡议。

121.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指出，以色列从来没有违反停火协定。以色列在停火区所进行的仅有的活动都是协定条款明确许可的。事实上，正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长自己今天上午所指出的，埃及的控告已被最近这一和平倡议的发起人与停火协定条款的起草者所驳回。

122. 总之，埃及企图以里亚德先生今天所提出的诸如说什么以色列在现有的军事设施上增加蛇腹形铁丝网之类毫无根据的说法来为自己把萨姆-2式和萨姆-3式导弹引进停火区的行为进行辩解，这使人想起埃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用来极力为自己沿停火线进攻以色列巡逻部队辩解的那种故技。当时，以色列控告埃及几乎每天都武装袭击以色列军队，而埃及的回答是：“是的，我们是向以色列士兵开了枪，但是他们向埃及士兵做鬼脸嘛！”

123. 里亚德先生发言的实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长要求联合国盖章批准埃及二十三年的非法交战政策，允许埃及违反国际义务，赞成埃及的这一观点，即中东危机的解决在于不守诺言、抛弃协定、肆意歪曲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124. 正是这种对待国际义务的态度在二十三年前使中东陷入血海，从此使这个地区一直处于血腥冲突的枷锁中，而埃及却要联合国忽视和忘记这一点。

125. 正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这种完全不顾它们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的态度，使得它们无视联合国而在一九四八年侵略以色列，因而除造成其他问

题外，尤其造成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阿拉伯国家不结束这场战争和建立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持久和这就是拒不履行它们与以色列缔结的停战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埃及和其他阿拉伯政府几乎在停战协定刚签订之后就立即开始组织和发动对以色列的恐怖战并把这种战争一直继续到今天，这是公然违反协定所包含的明确保证的。

126. 如果埃及对国际义务有起码的尊重的，它就不会违反宪章，违反停火协定和安全理事会第(1951)号决议而禁止以色列船只在苏伊士运河航行；也不会撕毁一九五七年订立的协定，赶走联合国部队，封锁蒂朗海峡，发动一场——根据埃及自己口供——旨在毁灭以色列的战争。

127. 中东冲突的历史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庄严地承担国际义务，然后又一项一项把们践踏在地的历史。如果这种倾向及时得到了阻止，冲突也许早已结束了。如果国际社会对阿拉伯嘲弄国际义务的行径坚决作出了反应，今天遍及这个地区许多不幸和苦难说不定就得以避免了。

128. 就地停火协定是第一块基石——有希望为公正与持久和平大厦的这一建筑物的基石。这块基石已被埃及和苏联砸得粉碎。显然，只有修复这块基石，我们才能继续建设和平大厦。

129. 最后谈谈我们的希望。和平不可能建立歪曲与伪造上。诚实是谅解的必要因素。把以色列退阿拉伯对其生存的进攻的胜利污蔑为侵略行动，就毫无诚实可言了。

130. 一九四八年，当阿拉伯国家通知联合国们在发动一场将大量屠杀以色列人民的战争时，我成功地进行了自卫。这一事实不能把我们的自卫变侵略。一九六七年，我们挫败了阿拉伯发动的旨在灭以色列的战争，把一心想消灭我们的阿拉伯军队回到目前的停火线上，我们坚持只有在真正的和平立之后才撤退。这些事实无损于我们斗争的正义性合法性。

131. 一九四八年阿拉伯侵略以色列的失败，停战期间阿拉伯的恐怖战的失败，一九六七年埃及侵略计划的破产，一九六九年埃及违反安全理事会停

协定而宣布的消耗战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阿拉伯国家变成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它们今天的困境是它们自己造成的，是它们本身进行侵略和背弃宪章义务的结果。宣称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以色列必须撤退到容易受攻击的一九六七年的界线上是无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十一月的决议没有要求作这种撤退，一九六七年的界线不是边界线而是军事分界线，而且，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线——撤退要撤到那个边界线——必须现在首次经过双方协商确定。

132. 二十年来，埃及人民所听到的是：战争比和平好，仇恨是神圣的，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当恐怖分子屠杀妇女和儿童，伏击校车，劫持飞机时，埃及人民听到的是：这都是英雄行为。当埃及飞机轰炸毫无防御的也门地区，对沙特阿拉伯的村庄施放毒气时，埃及人民听到的是：那就是正义战争。当埃及人民在贫困、疾病和民族灾难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时，他们听到的是：这就是进步。现在是埃及人民及其领导者从对人类准则的这种歪曲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了。

133. 中东和平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一定要建立中东和平。但和平不可能建立在象埃及外长讲话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辛辣、谩骂、曲解和盲目的敌意上。只有建立相互信任，做到相互宽容和尊重事实才能实现和平。我们希望，埃及听从这些箴言的一天将会到来。

134. 以色列人民和所有的中东人民都渴望和平，需要和平。和平是可能的。但是寻求和平的努力如果遇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今天所宣布的那种政策，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而取得成果。我们必须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本来的兄弟关系中寻求中东和平。

135. **主席：**现在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136. **扎耶特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虽然我当时不在这个大厅。但我确实有机会听到了约斯特大使的发言。我觉得我要公开指出我们和美国代表团之间的一点分歧。我想，通过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对这两种观点的评价取得一致看法。

137. 我原来就想使用的这种心平气和的语言也许不是得助于我走进这个大厅时所听到的那个发言。我不会——当然不会，而且万万不能——与那个发言在它所表现出的趾高气扬的神态和对各国人民、政府和领袖进行神圣判决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架势上争上下，比高低。

138. 我听到约斯特大使谈论悄悄外交，以此来反对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采取一般性辩论的做法。从事外交的人，当然是喜欢运用他们的传统外交手法。但我们生活在联合国时代。我们按照或力图按照联合国宪章生活。我们大家对所有一切都有共同的责任；没有这一点，我们这次聚会确实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没有忘记，每个国家对于每个简单问题都必须赶快求得所有兄弟国家的帮助、支援和裁决。但是当个国家——当一个以上的国家——不得不同践踏其国土的外国军队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的时候，我觉得，通过悄悄外交有可能取得的一切已经全部落空。当我们发现悄悄外交不会导致任何结果，而只能使我们悄悄屈从于强权意志和暴力统治时，那么我们就不仅要行使我们的权利，而且要尽我们的职责，把我们在三年前出于国际礼让而撤销的问题带回到国际礼让中来。

139. 以色列武装部队侵占我国、约旦和叙利亚的问题曾经从拥有约一百二十个会员国的本大会的会议厅里提了出来摆在尊敬的安全理事会代表们面前。虽然安理会代表一致决议必须按宪章行事，不能也不会容许用武力吞并和征服别国领土，可是到头来他们觉得不得不把这一球抛出去，也就是说，抛给常任理事国——当时是四个。这四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开始开会，开呀，开呀，一直开到我们发现这四国代表至少是在同一级会议上遭到其中一个的否决时为止，那时美国代表团决定退出代表会谈。这一问题从代表人类良心的一百二十位代表那里提到被认为是安全捍卫者的十五国代表那里，又提到负有特别责任的四国代表那里，然后提交给双方讨论，再交给雅林大使，给了他一个他本身无法执行的任务，让他坐在房子里等待着其中一方乐意光临——因为这的确是你们的意志，是安全理事会号召做而又拒绝这样做的任务——而不依靠已下定决心要看到我们这一代从战祸中拯救出来的世界人民的权力。

140. 在我们要么走屈服于强权暴力的道路——但愿不这样——要么在采取自卫办法之前，我们靠自己，也靠你们，把这个问题带回给你们来讨论。我认为，悄悄外交和一般性辩论我们已经听够了。在一九六七年或一九六八年采纳法国倡议的时候，或者在一九六九年四大国外长在这里会晤并决定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年我们发现根据单方面权力——这里指以色列的权力——而使一切法律程序陷于停顿的时候，这种悄悄外交就该是行之有效的了。是按照宪章生活，还是不按照宪章生活呢？这就是我们要把问题交给你们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打算交给你们。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得把这个纪念会议开完。

141. 然而，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现在，我想回答第二个发言人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联合国是干什么的和不是干什么的。联合国真的给那些使用暴力不能产生任何成果，进行征服不能得到一点好处，发动战争也毫无补益，因而不应该发动战争的国家带来了新生，还是没有呢？如果我们打算使战争失去法律上的效力，我们就必须使它归于无用。只有消除给企图得到权力和行使权力的人们以权力的一切诱因，我们才可以使战争归于无用。但似乎我们想的是一回事，而以色列领导人想的和做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142. 以色列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在他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你们联合国大会决议只不过是政治声明而已。”以色列外交部长在纽约这里的一次电视广播中的说法是，我们应该知道联合国是干什么的和不干什么的。他说，联合国是一个音量最大的麦克风，你可以利用它向人们进行宣传。他还说，联合国不是一个国际安全组织，各国必须通过其它途径获得安全。可是，我们偏巧相信宪章，相信联合国大会，相信安全理事会，相信全世界人的道德力量。我们认为，联合国不是一个供使用的麦克风，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必须严格遵守和实施宪章的地方，而你们这些会员国代表则是法官，我们仅仅是要来找你们这些法官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来，以后再来。

143. 认为联合国的决议不过是一些政治声明而已的这种看法当然是一种挑三拣四的作法。以色列人

一贯挑三拣四，五分钟前他们就在挑三拣四。过去他们挑三拣四的时候，他们觉得分割巴勒斯坦领土的一九四七年第181(II)号决议当然是再合法不过的了。这个决议是他们作为其合法性根据的基石。对他们来说，这个决议倒不是政治声明了。我要这样来结束我的答辩：现在以色列代表还在挑三拣四，他说什么他们现在占领埃及领土，占领约旦领土，占领叙利亚领土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而作的。我要想象一下，安全理事会那个决议是怎样写的。是不是说：“安全理事会在查阅了宪章的某一条以后，决定要以色列政府占领埃及或其一部分领土，占领叙利亚或其一部分领土，占领约旦或其一部分领土”呢？是不是还另有条款规定，任命一个常任理事国不仅设法一定要使以色列的存在得到保护，而且使其对别国的征服也要得到保护呢？难道决议会是这样的吗？发言人提到了关于停火的第233(1967)号决议。这项决议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在战胜使安理会迟迟不采取它过去对每个问题所采取的一贯措施的那种策略的同时，为了拯救生命而通过的。这是一个要求所有部队都撤回到这次战役前他们各自的所在地的决议。

144. 这个决议的第二部分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可是由于以色列这种挑三拣四，利用联合国而不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行径，它就凭着一九六七年停火决议仍赖在它占领的土地上，即在上次战役也就是一九六七年边境战役中占领的土地上不走。关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已听到了。

145. 如果有人相信，安全理事会确实已规定和断定一个会员国可以侵占另一会员国的领土，那我就认为，在那个决议里，在宪章里或者在我自己头脑里必然有错误的地方。

146. **主席：**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行使答辩权。

14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特科阿先生开始讲话不久，我便觉得那就是安全理事会的气氛。尽管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安理会召开了多次会议，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却一事无成。

148. 巴勒斯坦的局势并不是由于一九六七年的战争所造成的。由于我将在后面的讲话中回忆一下某

些历史事实，我觉得有责任尽我的能力去提醒大会的新会员国代表，以免他们被特科阿先生的宣传性讲话所哄骗。如果我仅仅是以他的歪曲说法作为我讲话的根据，那就不可能在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内把话讲完；但是我要引起人们对由他的歪曲说法所造成的一个基本事实的注意。

149. 他说——我是转述他的话，我对这些话作过记录——埃及，后来意指阿拉伯各国人民，都犯了背离国际法的罪。接着，他提到全世界都注视着我们。顺便插一句，似乎我们正在一个被围攻的堡垒中开这次会，而且世界已对我们感到厌烦了。我们正患着一种热中于令人恶心的讲话、泛泛的辩论和陈词滥调的声明这样一种霍乱流行病——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的、特别是我们中东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的确，世界是在注视着我们。

150.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特科阿先生的讲话和他所提到的背离国际法的情况吧。这就是联合国宪章。我本不想凭记忆引用，以免在自决问题上讲漏一个字。一九四五年我亲眼看到签订联合国宪章——主席先生，你也在场。宪章第一条第二项说：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151. 一九四五年不存在以色列国。那时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是在将近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利用犹太教以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企图说服的不是别人，正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安宁——就是那位企图把他的帝国，实际上是一个联邦，从西欧豺狼的侵扰中拯救出来的苏丹。当时，他为了保持均势，就决定与德国人交朋友，他以为这样做可以保住他的王国。

152. 为德国人说句公道话，应该说在德皇时代犹太人并没受到歧视——事实上，他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都是犹太人。我不是靠历史书籍。我碰巧认识几个奥托曼皇族成员，其中有两三个是我的密友。当德皇访问伊斯坦布尔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请求他说服苏丹修筑柏林-巴格达铁路——当然，英国人对此是反对的，

因为这将会妨碍英国到印度和远东的贸易通道。当德皇问他是否要在巴勒斯坦境内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块领土时，这位已故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曾异常明智地说：“我有许多宗教和教派”——土耳其语是米莱特——“我不能偏爱哪一个教派或哪一个宗教”，——或哪一个米莱特——“而不爱别的。耶路撒冷是一块托管地，圣地巴勒斯坦也是块托管地。”

153.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来说，德皇是空手而归。他把苏丹对他讲的话告诉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很聪明，知道通过同盟国，特别是德国，什么事也办不成。于是他们开始同英国人合作。一九一六年英国人正因德国人而大吃苦头。有一个名叫魏茨曼先生的，他在德国学化学和其他学科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最后我们发现他在联合王国当丙酮工业化学师。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目之一。他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伙一起——我不打算作过分详细的说明——设法使美国在一九一七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英国人对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许下了诺言。当然，这些殖民主义者没有在麦加给他许诺任何东西，因为他们还不能插足麦加。他们的代表是在吉达——麦加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任何殖民主义者都不能插足那个地方。他们向他许愿，如果他的人民与奥托曼人作战，他们就会从奥托曼的统治下得到解放。

154. 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我必须说，我们本不应该与我们的兄弟土耳其人打仗。但是我们被迫这样做了，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从欧洲输入了法国革命的民族主义，而且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们甚至废黜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童年时代我就认识恩维尔·帕夏，认识我们地区的贾迈勒·帕夏，但我不认识塔拉特·帕夏。这就是三雄。他们要比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人好得多，那些青年土耳其党人象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以为自己比亚洲人和非洲人优越。他们从西方吸收了那些民族优越感的思想。但在这以前，阿拉伯人和我们的土耳其兄弟在帝国里都是伙伴。简言之，阿拉伯人认为他们要从那些青年土耳其党人那里解放出来。

155. 在那一时期，英国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犹太复国主义者凭着他们一贯的机智，开始从联合王国内部进行工作。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英国人说：“只要胜利后你们把巴勒斯坦给我们，我们将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以前，即一九一六年，英国人曾向阿拉伯人作出书面许诺说，奥托曼帝国的那些属于阿拉伯人的地方将获得自由。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我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同代人，二十年代我还是个年青人。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六年。他们没有答应把巴勒斯坦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众所周知，根据贝尔福宣言，他们说他们将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一个民族之家。很多书上都写有“民族之家”这个名词，它究竟是一个国家呢还是一个自治民族——但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作过许诺，而且他们还答应让阿拉伯人独立。你们认为我们已经和这种双重标准绝缘了吗？为那时的英国人说句公平话，应该说这种双重标准今天仍然存在。

156. 同时，布兰代斯和其他人说服了那位起初也象一九三九年的罗斯福先生一样是一个孤立主义者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先生，使这个东道国匆匆忙忙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把巴勒斯坦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当然，要不一九一七年美国人的参战，很难说协约国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政府，或者说应该，美国当局，必须为他们的诺言付出代价，但不是用现款。

157. 我还必须提醒在座的新来的代表们，有个叫巴勒斯坦的地区，那里的居民叫巴勒斯坦人。威尔逊先生去凡尔赛宣布了他的十四点，其中一点就是民族自决。我想谈谈克雷蒙梭，因为我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他的这个朋友曾告诉我在凡尔赛所发生的情况。当把中东置于英法委任统治之下时，威尔逊先生抗议说：“我认为这些民族早就应该解放。”克雷蒙梭先生，虽然他是个医生，人们却称他为老虎。他抓住威尔逊先生的领带，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叫道：“滚回去！我们之所以为你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观点在马恩河和凡尔登流血牺牲，并不是为了要你来发号施令的。”当然我是在转述认识他的那位先生二十年代在巴黎告诉我的话。他们忘记了美国的援助。请记住，这些事件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起源，因为特科阿先生提到了“国际法”和“义务”。

158. 贝尔福先生的所作所为是众所周知的。坦能贝格之战以后，俄国人泄露了一九一六年赛克斯-皮科-萨佐诺夫条约的内容，即中东将在委任统治地的名义下被分割为几个殖民地。随后，谢里夫·侯赛因曾就此通过英国高级官员规劝过英国人。但英国人否认此事，并把他流放到塞浦路斯，尽管他曾与他们在一起战斗过。一九二四年他死于塞浦路斯。我们很多人就他因说了老实话而被放逐一事在许多阿拉伯城市举行了抗议英国人的示威游行。

159. 那些殖民主义列强想愚弄谁呢？当然，我必须为那时的犹太人说句公道话，我认为英国人并不是那么喜欢犹太人的。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把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中在那里，他们就可以找到维护其帝国基础而干涉这个地区的一个借口。

160. 先生们，觉醒吧！这就是坏到极点的强权政治，即势力均衡和强权政治。然而，有人会认为，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听到罗斯福先生宣告——我是在他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听到的，当时我是在纽约这个城市，但不在这个牛羊屠宰场龟湾。这个洛克菲勒所给的地方，原先是个屠宰场。下面我还要谈到洛克菲勒，我不会放过他——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们许诺，我决不会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到外国战场去送死。”罗斯福先生发表了和威尔逊先生相同的孤立主义观点。

161. 同盟国逐渐受到了压力。邱吉尔先生来到了这个国家——当然，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谈到“我们的亲戚美国人”。有个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告诉我：“我们美国人不只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还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非洲人。”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有一千五百万美国人了。从那以后，他们人数一直在迅速增长——让他们增长下去吧，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民主，而且黑人越多，这个国家情况的变化就越大。

162. 后来怎么样呢？邱吉尔先生称他们为亲戚：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成了他的亲戚，黑人也成了他的亲戚。他把所有在美国的人都硬拉到一块。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演说家。我记得，三十年代我来这里以前他在伦敦。

163. 希特勒是残暴的缩影，毫无疑问他是个暴君。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好象没有其他的暴君存在过。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殖民时代，忘记了他们怎样抢劫别的帝国，他们现在还在谈论劫持飞机呢。

164. 他们给了战争一种推动力：即四大自由。其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然而现在一九七〇年比一九三五年更为恐惧，恐怖遍及整个世界。这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口号——为民主而拯救世界，把世界从德国军国主义下拯救出来一样。这是德国重商主义。他们是想愚弄谁呢？现在，年轻一代已经觉醒了，他们决不会按这些口号行事。而我这一代的许多人却轻易地接受了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是傻瓜，他们甚至把他们的儿子送上战场。

165. 后来怎么样呢？我们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又一次很卖力地把这个东道国即美利坚合众国推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并不是说他们要负完全责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玩弄得非常巧妙的花招。这一花招产生了效果。他们注意到两个政党即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需要某种力量来打破它们之间的均势，便通过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打入美国内政。他们总是说：“如果你们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出力，我们就投你们的票。”

166. 他们还在继续玩弄那套老花样。那时候，他们说：“只要你们尽力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我们就投你们的票。”今天，他们说：“只要你们尽力帮助以色列，我们就投你们的票。”这个州的州长洛克菲勒先生和该市市长林赛先生各自把犹太人的便帽拿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吃着五香熏牛肉和意大利香肠，这有什么奇怪呢？他们说：“投我们的票吧。”假如我是个犹太人，我就要嘲笑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现在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我的选票。

167. 我巴鲁迪是说实话而不是在发表陈词滥调。陈词滥调在我们这里是够多的了。

168. 许多人以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其实并不是，我是泛阿拉伯人。我们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我们没有什么阿拉伯血统，也没有什么阿拉伯种族。使我们结合一致的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主义。然而我们自己也尊重所有其他的宗教。我们从没有迫害过犹太人或

异教徒。自十字军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受欧洲人的迫害。他们想从异教徒那里夺走圣墓。谁是异教徒呢？我们是异教徒吗？我们信仰同一个上帝。基督教徒的上帝就是伊斯兰教徒的上帝。在十字军时代，中东的基督教徒们曾和伊斯兰教的弟兄们战斗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而谁付出了代价呢？犹太人，跟我们一起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们遭到十字军的大屠杀是因为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可怜的犹太人——耶稣是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问题的所在。就假定他是被钉死的吧。为什么要他们世代都付出代价呢？罗马教皇终于觉醒过来，说今天的犹太人并没有把二千年前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真的。但是人们的看法是不容易改变的，而和我们那里的人比起来，西方人更是如此。

169. 这都是事实，需要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得到申述。我向反驳这些事实的任何人挑战，我是准备回答任何辩驳的。如果我错了，我就承认错误。

170. 因此，一九四五年不存在以色列国，但也不存在一个大英帝国了。我们的英国朋友都破产了。如果不是租借协定——还有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本来会破产得更厉害。他们维持不住这种委任统治，就把它投入联合国的怀抱，正如他们以前把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塞入南非共和国的怀抱一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西南非洲投入联合国的怀抱。我现在想，这就是要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进行探讨的问题。令人寻味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在座的非洲黑人代表们：你们为什么不提一提那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把巴勒斯坦问题推到联合国面前而不把西南非洲问题带到联合国这里来呢？真有意思，值得探讨。答案当然是既得利益。可是也许里面还有别的奥妙。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171. 你以为他们会放弃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吗？是的，他们放弃了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他们把这作为对哈希姆王室的一种安慰。我本人认识的王储费萨尔被法国人废黜了，因为法国人认为他与英国人有勾结。

172. 主席先生，我对你说这些，因为我是那个地区的人，而你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你清白无过，不

解此情。自海盗时代以来你们从未有过殖民地。从十字军时代以来的几百年中这些人一直跟我们打交道。难道他们以为他们现在能愚弄我们吗？不，不。虽然我已在各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上花了许多时间谈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在联合国讲坛上得到最后一次申述。

173. 对，每个国家都有专家。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说：“挑起阿拉伯民族不和是不利于美国的，我们在那里有种种利害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我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爱憎不会超过他们对犹太人的爱憎。我们过去是阿拉伯人——三十年代我在西欧时，他们总是这样叫我们：“你们阿拉伯人”。他们对印度人说：“你们印度人”。当时还没有巴基斯坦，那时只有一个国家。

174. 我认识后来当了巴基斯坦驻美大使的米尔·汗。他曾是海得拉巴邦财政部长的秘书。他只好把印度的副高级专员——他是伊斯兰教徒拉希德·泽曼，愿上帝使其灵魂安宁——安置在罗亚尔山自己的公寓里，因为这位副高级专员是有色人，他的皮肤是橄榄色。

175. 你们谈到种族歧视，但是那里仍然存在种族歧视。话虽变了，但态度还是老样子。他们愚弄不了我和我的亚非弟兄们。

176. 所发生的事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他们的问题引进美国这个国家的内政中去了。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成功了。

177. 具体地说是在一九四七年——假如特科阿先生在这里，请他竖起耳朵听一听——具体地说，他们破坏了宪章原则。一九一九年，百分之九十四的当地居民——不要叫他们为阿拉伯人，也不要叫他们为巴勒斯坦人，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犹太人并且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圣地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当地居民，是非欧洲人。而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运动。它利用一种崇高的宗教——犹太教作为推动力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就象十字军到我们那个地区去利用另一种崇高的宗教——基督教作为推动力来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不是政治或经济目的，而是政治和经济目的——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178. 主席先生，有人在那里讲话，打扰我。先生，请你叫他住嘴。

179. 主席：大使先生，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吗？我在前面说过，关于行使答辩权的问题，在以后我们正式辩论的时候，大家都有机会对此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18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也许，我使你感到厌烦了吧。

181. 主席：巴鲁迪先生，你一点也不使我感到厌烦。听你讲话总是愉快的。但如果行使答辩权的话……

182.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在前面提到过这一点。今天上午有人从那里来打扰里亚德先生的发言，我已对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讲过了。

183. 主席：从哪里来？

18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从窗后或别的什么地方。有人正在打扰我们，我还以为我们这里是个要塞哩。有没有人那后面窥探情况呢？

185. 你怎么了？我要把话讲完。我们固然十分尊重你的意见，可是除了说话的权力外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权力属于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们。先生，你没有什么权力。但你们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而我们根本不是势力集团的成员。我们要发表我们的意见。我在其它委员会里还有事情要做。埃及人将要谈中东局势，还有其它阿拉伯人也要谈，我必须阐述我的观点。我们是来这里工作的，况且现在还不到六点钟。

186. 先生，我当然尊重你的意见，但我要请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核实一下我的发言是否会在这个大厅之外刊载出来。在场的一些人知道我所陈述的事实，而在东道国却有許多人对那里的形势一无所知，因为不仅在东道国，而且在许多国家，主要是在西方国家，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大众新闻工具向他们作些简要报道外，再没有任何人向他们这样做了。这是我教育——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我不是怀着深仇大恨发言的，我没有什么要反对犹太人本身的——教育这个国家人民的一个好机

会。或许他们将醒悟过来，并觉察到他们的政客为了捞取选票而讨好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一个内政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内政问题不曾触犯我们，我决不会提到它。我毫无干涉别国内政之心，因为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的。

187. 这件事不仅仅影响到我们阿拉伯人，它还影响到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制造了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问题。如果有朝一日他们觉察到自己成了非犹太人世界——不是“温和的”而是“非犹太人的”——的替罪羊，我将感到十分难过；正如历史已经向我们揭示的那样，这个非犹太人世界有时变得非常凶残。

188. 宪章第一条第二项谈到自决原则，这个自决原则就是本组织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经过反复讨论所确定的一项权利，现在已经作为第一条出现在关于人权的两个国际盟约〔第2200A (XXI)号决议〕中。这就是各国人民的自决权。谁违犯了宪章和国际法？我们警告过联合国的会员国。一九四七年我在这里。我是被派来警告它们当中的某些国家的。然而，人家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不，我们要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在能找到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可以把它置于托管之下。这些可怜的犹太人在中欧毕竟是受过迫害的。”而且它们向我们保证阿拉伯人是会得到公平待遇的。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一道要求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处理。特科阿先生谈到了违犯国际法的问题。然而，阻挠人们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间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法院以弄清人民的自决权是否被违犯的不是别人，正是几个西方大国。谁违犯了国际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怎样完成他们的事业的呢？靠压力，靠贿赂。我不想使其代表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国家难堪。他和我同时代的人，其实他比我大些。一九四七年当我们在成功湖时，他作了两个小时的发言，反对分割巴勒斯坦。而后，正是杜鲁门先生捎信给那位先生的国家总统，对他说：“如果你们不投票赞成分割巴勒斯坦，我们就不给美援。”巴勒斯坦就是这样被分割的。有位拉丁美洲国家的大使——我不想点名——有一天告诉我，他的夫人曾收到过一件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件毛皮大衣。那件毛皮大衣当时值八千美元，以今天通货膨胀的美元来计算也许可值三万五千美元。当他回到家里，他的夫人拥抱着

他说：“你怎么能买得起这件大衣呢？”他说：“我没有给你寄什么东西呀！”后来，他明白了大衣是从那里来的。于是他们就把它退回去了。

189. 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因受挫折抑郁而死。他之所以得病，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反对。他说过：“离间阿拉伯人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我不知道是有人把他从医院的窗户推出去还是他自杀的。我不是法官，我不应引起别人猜疑此事。

190. 洛克菲勒先生周游了本半球的一些极权主义政权的国家，并且捞到了选票。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我记得罗斯福先生让他在三十七岁时就负责拉美事务。仅在一个星期前，犹太复国主义的先生们在《纽约时报》上用整版篇幅向想重新任州长的洛克菲勒先生致谢，因为他已获胜。这一定得花五万美元或一万美元，要不就是《纽约时报》已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了，并且是免费给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声称自己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纽约时报》说：“谢谢你，在危急时刻你曾为我们赢得了几票。”

191. 本城的一位高级教士——我不准备提这个教派，以免伤了宗教的感情——大约在八十岁时绝望地死去了。他是一个利用某些政府官员的感情为分割巴勒斯坦拉选票的人。

192. 而特科阿先生却装出一副“我比你圣洁”的样子，说什么阿拉伯人违犯了宪章。违反宪章的是那些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就无视自决原则和后来又无视自决权的人，因为自决权已被庄严地写在吴丹前些时候称之为我们圣经的宪章里。什么圣经？有人今天念圣经，而明天就去谋杀，通奸。圣经？这就是圣经吗？

193. 没有刻薄之意，没有憎恨之心。我们毕竟都是兄弟姐妹。然而，让那些肆意诽谤别人的人去稍微深入地钻研一下历史，钻研一下真正的历史吧。至于特科阿先生，他是上海出生的。在我看来他象一个乌克兰人，他不是个闪族犹太人。我这样说并没有嘲笑的意思。我们象尊重我们自己一样地尊重那些不是闪族犹太人的那些人。那些在八世纪改信犹太教的中欧哈萨尔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欧洲人在若干世纪来一直迫害他们，是因为他们受到欧洲人的追逐。

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到我们这块地方开拓殖民地来了。他们太愚蠢了，因为，假若他们不是打着以色列的旗号来，他们可能已在经济上使我们殖民化了。现在所有的阿拉伯人对这个披着宗教外衣，认为土地好象是上帝恩赐的欧洲新殖民主义是有戒心的。他们说：“上帝赐我以色列。”为什么上帝什么也不给我呢？我天天都在向它祷告。上帝在经营不动产吗？他在给各民族分配土地吗？那么，我的天啊，他真是一个偏心眼的上帝啊！我们在愚弄谁呢？这完全是原教旨主义。甚至连那些正统宗教界人士——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再也不会相信这一点了。他们牢牢记住，上帝不会恩赐。我们同是人类。而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又怎样呢？似乎上帝给了他们大片的土地。上帝与此问题有何关系呢？有关系的是人。每当他想替自己诡辩的时候，他就把上帝搬出来。上帝对人类感到厌烦了。这就是我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今天有这么多苦难的原因。

194. 当我听到特科阿先生说埃及人“轰炸了我们的村庄”时，我深为触动。在也门曾有过战争，遗憾的是我们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从武器制造者那里获得武器，而且有时也有些过火行为。但我认为除了在也门之外，没有任何人被烧死。而那位牧师又怎样呢？他是一位说阿拉伯语的美国新教徒的牧师。当我连续动了五次手术时他来看我。为了来看我，他等啊，等了几个月，最后他来了，几乎是哭着给我看一本附有图解的英文小册子，这是一本关于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用凝固汽油弹烧死的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忘记他们是阿拉伯人吧——的小册子。我说：“我不愿意看这个，你是个伪君子。把它拿去给你们的政府看吧。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的政府杀了人，而你却把这个带到葬礼上擦眼泪。走开。”我把他打发走了。我讨厌伪君子。

195. 后来，他们——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名叫中东之友的组织。我从未出席过他们的午宴。我说：“就个人来讲，我们是朋友。”最后，我们发现他们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只胳膊。他们就关门大吉了。我很高兴的是我没有去享受他们的款待。他们——那些大国以为自己是在愚弄谁呢？

196. 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葛罗米柯哪里去了——我叫他葛罗米柯是因为我从一九四五年起就认识他。俄国人所犯的唯一错误是他们也参与了分割巴勒斯坦。天啊！那是某些大国一致同意的一件事啊。我们哪一点对不起俄国人和美国人呢？而现在他们各方都想把自己的舰队开进来。我认为这是特迪·罗斯福时代的炮舰外交——一面挥舞大棒，一面温言相抚。现在他们不挥舞大棒了。他们派遣舰队，而且侮辱我们。他们说他们是我们地区的仲裁人。我想我们地区离他们国家有七千英里，为什么他们应该成为仲裁人，只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一跃而为大国吗？见鬼去吧！他们将象其它大国一样土崩瓦解。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受害者呢？关于那一点，我们从未妨害过美国人、俄国人以及英国人。

197. 我们所要的只是不受干涉。那么，他们就把那个欧洲成分安插在我们中间，破坏宪章，破坏自决权，拒绝把问题提交国际法院。现在，我注意到在第一委员会正在讨论的加拿大和日本提出的所谓西方国家关于国际安全的决议草案〔A/C.1/L.514〕中，他们谈到国际法院。为什么当我们要求他们把巴勒斯坦问题即自决问题提交国际法院时，他们不理睬我们呢？

198. 利昂·亨德森先生（我想他还活着，一定快八十岁了）告诉杜鲁门先生——还有其他人，包括我所认识的，后来将此事告诉我的保罗·艾伦——说，大力推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离间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杜鲁门先生在他的回忆录^③里谈到这一点。他说：“难道我得听那些国务院穿条纹裤子的小伙子的话——去做他们要美国总统做的事吗？如果我做了些什么，那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我是在转述他的回忆录的第二卷里的话。不需要花费许多钱，两块美元就可以买一套简装本。他接着说：“我做了我所做的那些事，因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烦扰着我，他们经常从后门进入白宫。”

199. 为杜鲁门先生说句公道话，我应该说，他有时还是忠实地叙述所发生的事情的。他说：“他们给

③《哈里·S.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出版公司，一九五六年）。

我施加压力。”而最后他离开话题说：“我同情犹太人，于是我把巴勒斯坦给了他们。”

200. 他为什么不开放得克萨斯和堪萨斯的广阔地区呢？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绅士的话，为什么他将长崎和广岛从世界地图上擦去呢？为什么美国人和英国人要把非军事目标的德累斯顿夷为平地呢？而当屡遭失败的巴勒斯坦人为了激起世界舆论来关注他们的问题而劫持一两架飞机时，他们却说：“噢，那些野蛮人。”

201.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我前些时误称他为勋爵——在这里提到这件事，称它为中世纪的野蛮行径。这不是中世纪的野蛮行径。不幸的是，弱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手段。他们没有武器是不会上战场的。在这里，我们应阻止这种性质的冲突，不论其规模大小。让他们检查一下他们的良心而不要成为政客。要他们作政治家而不要到处乱说。

202. 我们阿拉伯人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可兰经——我所代表的国家的法律——没有凭对上帝作许多庄严堂皇的描述去说明上帝；可兰经在最后说上帝是说不出的，看不见的。它并不说“以权威的上帝的名义”——虽然“权威的”这个词是“庄严的”、“崇高的”等等这类形容词中的一个——而是说“以仁慈的上帝的名义”。但是，并不就此为止。为了再次肯定这一点，可兰经还说以“慈悲的”上帝的名义，因为可兰经、伊斯兰教谈到了人的普遍性和作为一个家庭即人类大家庭成员的人的问题。这一点存在于我们的圣传之中。骑士精神就起源于伊斯兰教。

203. 我们不象欧洲人在纽伦堡和东京的特种法庭里所做的那样，把投降的敌人绞死。在华盛顿的斯波坎，我同山下的起诉人泰勒争论过，那时他从那里路过。我说：“你没有权利杀死那些向你投降的人。你们的骑士精神哪里去了？”他的脸色变得很可怕。

204. 我们仍然保持着我们的骑士精神。它存在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中，存在于我们的宗教信仰中，存在于我们的圣传中，因为我们常年受苦受难。尽管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欧洲人还没有吃够苦头吧。他们仍然采取那种报复手段，只不过用各种方式加以掩饰罢了。我不是说西方人民。他们和所有的人都是完

全一样的；个别地说，他们是了不起的。我说的是那些仍然利用欺骗手段的领导人。

205. 这就是我发言的原因：告诉你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确立并篡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之前我们从未迫害过犹太人。事实上，我们阿拉伯犹太人中就有一个叫萨穆尔的。他以殷勤好客闻名。大家都知道，萨穆尔——塞缪尔是个阿拉伯犹太人。迈莫尼德斯是个阿拉伯犹太人；他信奉同一个上帝，但那些东欧和中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信教的。他们是殖民主义者。他们在我们中间制造了引起脓肿的外来因素，整个国家和社会已为对我们的这种新的侵入所动摇。

206. 如果他们是作为犹太人而来，不打以色列旗号，不仅不欺负我们而且不欺负那些被他们看作是以色列二等公民的人，即那些因为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受害者而群居在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那就谁也不会去干扰他们。我们就不会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堂兄弟，而是亲兄弟。正如我们的圣传和宗教所告诉我们去做的。我们是实行我们的宗教和圣传的，而不象许多人那样只传教不实行。

207. 人们礼拜天到教堂去做礼拜，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他们经常是这样，而礼拜一，不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他们却密谋卡断我们的咽喉。象这样去向和平之君耶稣——用阿拉伯语说是伊萨——祷告，就是精神分裂症。我们信仰伊萨。许多人认为伊斯兰教徒不信仰伊萨——来自上帝之灵的伊萨。这是双重标准。

208. 我们到这里来喋喋不休地空谈什么导弹，停火线，秘密行动——一切都谈到了。仲裁人就是在这里的约斯特先生以及他背后的那些人。他们，还有我们的俄国朋友也是仲裁人。我们的美国朋友和俄国朋友——就这么说吧，以免人家会认为我对他们态度不一样。我们有句阿拉伯俗语：“我已把它摆在这里，就摆在我鼻尖上”——摆在每一个诚实人的鼻尖上，不论他是亚洲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是非洲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我们没有歧视。我们的苏丹兄弟中许多人的皮肤是漆黑的。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闪族犹太人不是我们的堂兄弟，而是我们的亲兄弟。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也是我们的始

祖——但不是那些象当年的殖民主义者一样在我们地区横行的哈萨尔人的始祖。

209. 主席先生，我绝无意告诉你或这次庄严的大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为一个人在这里发言，我感到荣幸。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诚意的话，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越南问题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既然后一个问题没有提到这里来，我们就不去管它了。我们渴望正义的和平而不是死亡的和平或者姑息的和平。如果没有正义——而且不会有什么正义——我们还不如收摊子，正如我亲眼看见国际联盟垮台一样。

210.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有几件事要宣布。首先，我想告诉各位代表，我刚才收到了一封第二委员会主席的来信——此信已经交秘书处翻译并将作为文件散发——信上说，经过艰苦工作和费力磋商，第二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准备提交明天大会讨论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报告〔A/8124〕。到时我们可以这样地去讨论这个报告，就是说，经过讨论要使这个宣言能够成为将在十月二十四日通过的庄严宣言的一部分。为了使代表们有更多时间研究已散发的那个文件，建议会议在明天下午三时召开。明天上午不开会。明天下午将召开会议以结束第二委员会的那一部分工作。

211. 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还没有结束它的工作，为了能象处理友好关系宣言和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宣言那样处理这个宣言，下星期的第一天，我们要在晚上开一次会。

212. 或许大会还会允许我重述一下我已经说过的有关纪念会议尚待举行的一些会议的事情。

213. 下星期开始，上午的会议安排五至六人发言，下午的会议安排六至七人发言。我希望代表们原谅我，我要把下面这个问题再提一提：假使发言人不用关于发言长短的规定来约束自己的话，就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预定发言计划。要记住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的建议：代表未参加过一般性辩论的会员国的发言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分钟，代表参加过一般性辩论的会员国的发言应相应缩短，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分钟。我相信各国代表团会认为遵守大会决定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会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次会议的发言拖延到下次会议上。因为，把这次会议发言拖延到下次会议自然就可能要在夜间召开会议，让那些已经登记的发言人发言。

214. 此外，我要殷切地请求代表们尽量抑制自己对发言人的热情谢意，不要在他们发言一结束就围上去向他们祝贺而打断会议，因为这确实会打扰下一个应邀发言的代表。我希望代表们会理解到我提出这个请求仅仅是为了会议的严肃性。

215. 我想补充两件小事。一件是如果不按时开会，就很难完成大会的这个计划，另外我甚至认为代表们应按时到会听取会议第一个发言人的发言，这是对这位发言人的一个极大的礼貌问题。

216.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希望下星期的发言，将是代表们不会感到不得不要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因为行使答辩权也会改变会议的性质。但万一有必要行使答辩权的话，主席或许会根据议事规则的规定，考虑提出一个对答辩的时间限制。

下午六时零五分散会